

独舞

作者:回忆的画笔



相亲篇

相亲路,波折崎岖,却也不乏搞笑轻松,心态调整得平静后,可以理性地看待一切,包括相亲这件事情~



连载

9



◆作者:琴瑟琵琶
◆出版社:朝华出版社

车一开进熟悉的街道,普华急躁地敲着前排座位示意司机停车,跑下去没走几步便在最近的树坑旁吐了。剧烈地呕了一阵,她必须蹲下去撑在树上稳住身体,克制太阳穴绞痛带来的晕眩。好像有什么东西要从她脑海里蹦出来挣脱束缚,她悲哀地苦笑着,把那种疼痛想象成关在心里二十多年的另一个普华。如果可能的话,她恨不得搜肠刮肚把身体里的自己和所有与过去有关的东西都吐出来,那些和永道有关的记忆,该忘记的,没忘记的,随着他们的关系一刀两断,都要清除出去。但是有些事,越想忘记就越忘不掉,她又想起了那一年的军训。

高一军训,纪安永因不明原因缺席,直到车开走普华都按捺着焦虑扒着窗向外望。

施永道倒是来得很早,开学第一天遇到,普华一下子没认出他来。他换了发型,理了很短的分头,刮了

胡子,晒得露出的皮肤都是黝黑的,两个多月没见,又长高了几寸,连声音都更低沉粗哑。

车启动后,施永道最后一个跑上来,因为座位间的夹道拥挤,他走得很慢,在普华坐的一排站了下车,撑着两边的行李架,等着身旁的同学坐稳才继续往后排走。

普华没抬头,他们有很久没讲过话,前一天开学报到,忙着领书交学费,只是打了个招呼。那时他背着书包在坡道上不知道谁,冲她摆了摆手。

路上,后排男生递过来牛肉干,说是“施永道给的”。普华给自己和娟娟各留了一个,把袋子递给前排同学。她也是如此说“施永道给的”,引来大巴后排爆出一阵哄笑,还有人吹口哨。

后来有人从走道上过去,趁着前排男生把牛肉干瓜分殆尽前一把把袋子抢回来,满脸怒气。

下巴几乎抵在膝上,普华还是能明显感觉到施永道走过去时狠狠瞪了她一眼。

缺少了纪安永,军训少了很多甜蜜的遐想。两周过得说快不快,说慢不慢,娟娟常借着傍晚自由活动时间拉着普华到宿舍外的野地,一边在她鼻梁上抹防晒霜,一边旁敲侧击试图点醒她。

“你和施永道怎么回事?”

“没有什么。”普华拔了两根狗尾草卷成小兔子,躲开娟娟直接的目光。

“好,你自己算算。第一天站军姿,第二天打电话,

周四和周六晚上巡逻……还让我说?每天在食堂……”

“哪有?”普华反驳,脑海里都是过去这些天发生的事情。

“你自己心里清楚!”娟娟抹了一大块防晒霜,糊墙皮一样拍在普华脸上。

普华是在装傻,她心里比谁记得都要清楚。

训练第一天,下午站军姿她中暑被送到树荫下休息。不久施永道也从男生连下来,跟尹程一起替全连送水,抬着一箱矿泉水经过树下,往她身边扔了一瓶。

第二天她陪娟娟去小卖部买零食,排队在公共电话亭打电话,她身上没带零花钱,娟娟要借,他却举着张电话卡在她面前晃了晃,硬说是她掉的物归原主,塞完就跑。

一周里,她两次巡逻都排在半夜,他竟然跟她排岗的时间一模一样。在男生宿舍巡一圈,就站在靠近女生宿舍的路口,隔一会儿用手电往她的方向照一照,好似看穿她怕黑。

紧急集合他和封青在操场替她重打行李,拉练又帮她提东西,每次都表现得偶然,不经意,可连在一起,连一些刚入校的新生也在下面窃窃私语。

“每天在食堂,咱们班一到,他肯定……”娟娟只讲到一半,草从里远远地传来脚步声。普华匆匆捂住娟娟的嘴,把她拉进齐腰的荒草深处。几百米远的地方,施永道和尹程、高超峰正踏着草缓缓朝她们待的地方走过来。

……

13

红衣悬尸

上岸的时候已经是傍晚时分,我们找了个旅店,休整了一夜。

翌日起来,天气还不错,昨晚下过雨,空气也是一片清新。在电信总部我们查到,那个打往朴茨茅斯的越洋电话拨出地,就是酆都的一个村落。

十点左右的光景,我们就到达目的地了。一个房屋稀稀落落的村庄就展现在了我们面前。奇怪的是在这上午正好的黄金时段里,村里居然没有人!

我顿时心头一紧,莫非是出事了?便马上快步地走了村庄。沿着村里的主干道走到快到尽头的时候,才开始隐约能听见一些闹哄哄的人声。

我们无暇多想,跟着声音溜小跑了过去。近前了才发现,那里有一栋两层楼的房子。外面被村民们里三层外三层地包围了起来,每个人都伸长了脖子往里瞅。人群杂乱的声里,我们偶尔能听见诸如“太残忍了”、“真狠毒”、“真恐怖”之类的话,还有人干呕的声音。

让我们意外的是,在人群外围的一侧,停着好几辆警车,还有两个公安站在旁边,也顾不得去帮忙维持人群秩序了,只见一个握着对讲机在说些什么,另外一个则背向人群,一只手捂着耳朵,在打手机。

瑞恩率先走了过去,到那个在打手机的公安身旁,和他交流了几句,然后掏出他的证件。那人

看了看英文证件先是愣了一下,接着便收好手机从兜里掏出一个哨子,吹了三声长哨,人群立马便安静了下来,纷纷扭头看了过来。

我们也没心情去享受这注目礼,跟着那公安分开人群钻了进去。

里面是一条公安拉起来的警戒线,几个干警在线里阻挡着欲靠近的群众,艰难地维持着秩序。

领着我们的人和里面的人打了个招呼,就有人掀起警戒线让我们躬身钻了进去。刚越过人群,我立马就被出现在眼前的景象给惊呆了:

一个看样子也就八九岁的男孩,被吊在了院子里的一棵大树上,不用说,这也是一棵老槐树。那个孩子的舌头吐出来歪到了一边,双眼还大大地睁着,他的身上只穿了一件红色的泳衣,额头上还不住地向下滴着血,脸上也被淌下来的血染得一片猩红;他的脚下,还挂着一个古怪的秤砣!

我不敢再看下去了,瑞恩曾经描述过的恐怖场景,现在直接陈列在了我的面前!我迅速用单手捂住眼睛低下了头,瑞恩则先是一脸惊骇,继而捂住头不停地说道:“Oh, No, No.”

老福直瞪着那恐怖的尸体看了半晌,一脸的冷峻。

我相信无论是谁,亲眼看到这样的凶杀现场,都不免要倒抽一口凉气吧。甚至连一贯冷静的老福,即便表面上能够面



◆作者:儒爵爷
◆出版社:古吴轩出版社

不改色,心底也多少有些不安吧。

很快老福就镇定了下来,他转身询问身边的公安同志怎么回事。

那个干警麻利地回答说:“我们是今早8点20分的时候接到的报案,说这里发现了一具恐怖的尸体,报案人是本村的村民张利英。”

老福扭头四处看了一下,问:“哪一位是他?”干警指了指圈外的警车说:“被吓得不行,半天没缓过气来,现在还在车里面休息呢。”

老福只是撇了一眼,就说:“我知道了。我们现在可不可以在这房子周围四处查看一下,以及,必要的时候进去?”

干警掏出电话一通请示,在得到了肯定的答复后,他才向老福点了点头。老福拿雨伞尖捅了捅我和瑞恩,说:“走不走?”

瑞恩这才从头上拿下了遮住眼睛的双手,可以看得见他满脸的沮丧。这种场景,短短一个星期内就目睹了两次,换作一般人,可是真的受不了。

老福打头,瑞恩居中,我战战兢兢地跟在后面,抬脚走了进去。

